



责编/范亚湘  
美编/何朝霞  
校读/肖应林

多年以后，铅灰色云  
幕里，七旬的辛弃疾拄着  
竹杖立于庭院，任秋风卷  
起满地枯叶，院角老梅是他亲手所  
植，虬枝如铁，此时此刻，他依然下  
意识地想要抚过腰间的剑柄——  
那本该悬着的龙泉剑，如今只剩褪  
色的丝绦在风中寂寥翻飞。

书房案头，《美芹十论》的稿纸  
早已泛黄起皱，蝇头小楷的墨迹深  
浅不均，似凝固着半生的热血与不  
甘。青铜香炉里的香亦将尽，只余一  
缕青烟袅袅，恍惚间与几十年前建  
康城上元夜的烟火重叠，那时初入  
仕途，他在灯火阑珊处感慨于南宋  
朝廷粉饰的太平，却不知这虚幻的  
盛景，竟将化作他萦绕余生的梦魇。

转眼便入夜，这深秋雨夜，雨打  
芭蕉声生催泪，檐下的灯笼也被风  
吹得摇晃，昏黄的光晕在雨幕里散  
成一团模糊的暗。

屋内，辛弃疾在油灯下重读词  
作，年轻时的豪言和在长沙时的壮语  
犹在耳畔，窗外却再无沙场号角，唯  
有檐角铜铃在风雨中呜咽，恰似这  
一生如折翼的雄鹰，空有翱翔之志。  
以至于现如今，每当有人再提他少年  
时单枪匹马闯敌营、生擒叛徒的壮  
举时，他唯有苦笑，眼角的皱纹如刀  
般刻在苍老面庞，那些金戈铁马的  
岁月，如今都成了剜心利刃，最终都  
成了扎在心头，拔不出、抚不平的  
伤痕。

罢官归乡后，他也曾数度接到  
起复诏令，却总在赴任途中又被一  
纸文书召回，这朝令夕改的上位者，  
恰与风雨飘摇的南宋王朝如出一  
辙。最后一次，当他拖着病体行至半  
途，败报如雪片般纷至沓来：韩侂  
胄促北伐，在宿州遭遇重创，宋军  
全线溃逃。这一刻，暮色中的老者扶  
杖北望，老泪纵横，从此再也没能  
迈出南下赴任的半步。

又是一夜无眠，清晨的薄霜覆  
满庭院石阶，辛弃疾如常走向书房，  
却握不住笔了，他只能望着墙上的  
《黄河万里图》，忆起幼时祖父在千  
佛山顶带他“指画山河”的旧梦，恍  
惚间他又走进了一个更深的梦里：  
战鼓轰鸣，宋军大旗在北方城头猎  
猎飘扬，而他正立于山之巅峰眺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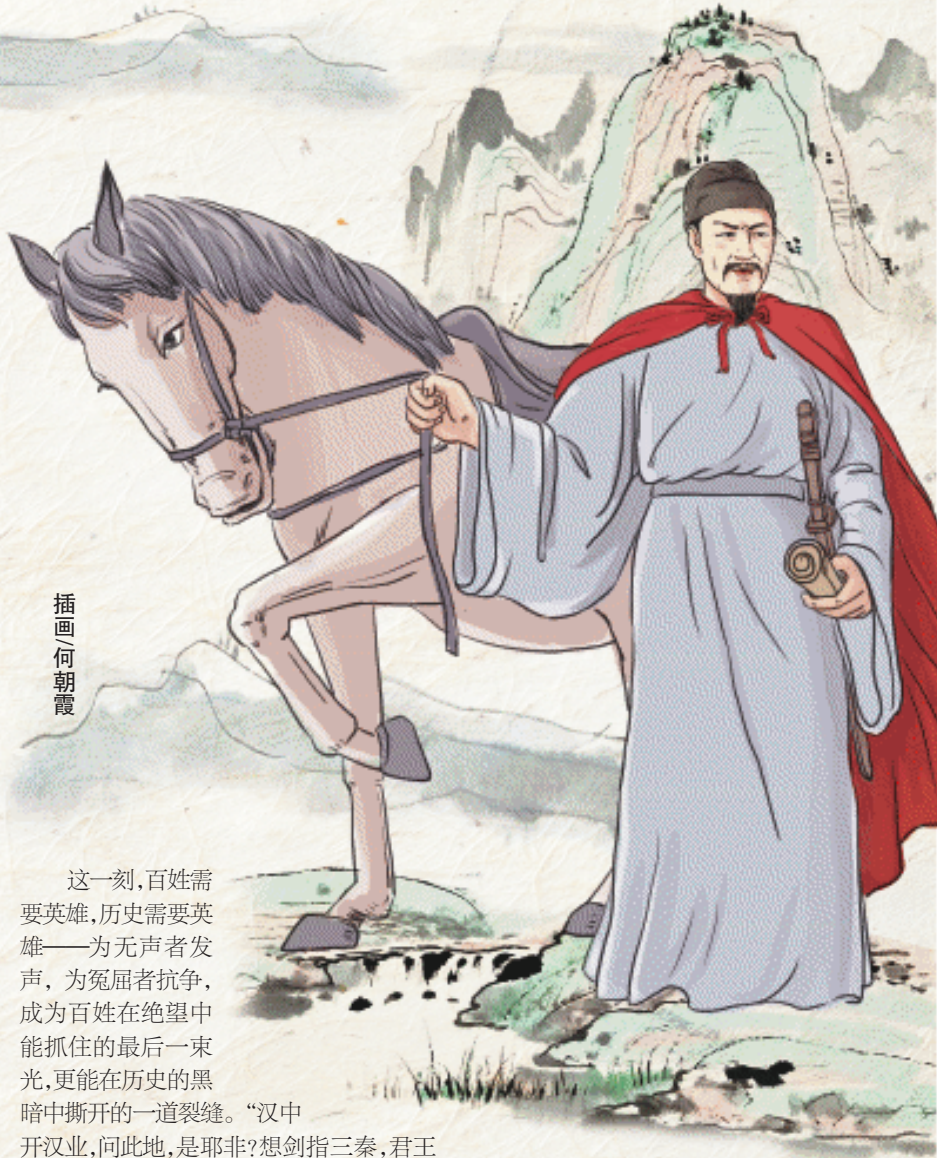
“且置请缨封万户，竟须卖剑酬  
黄犊。”欲叫辛弃疾卖剑买犊，怎么  
可能？即使辛弃疾已进入风烛残年，  
可他的心依然在潭州，时刻渴望飞  
虎军驰骋疆场，畅快杀敌。

在生命最后时刻，辛弃疾在高  
热中呓语不断，突然，他猛地坐起，  
用尽全身力气高呼：“杀贼！杀贼！”  
声破夜空，惊起寒鸦数声。这位一  
生渴望远渡沙场的词人，最终带着  
未竟的壮志阖目长逝。

……

再次驻足长沙营盘路的辛弃疾  
铜像前，“长记潇湘秋晚”。歌循橘  
州人散。走马月明中。折芙蓉。今日  
西山南浦。画栋珠帘云雨。风景不  
争多。奈愁何。”在雨幕中又依稀见  
到了那在醉里挑灯看剑的落魄将军，  
他一生把沙场秋点兵的金戈铁马，  
淬炼成“气吞万里如虎”的豪词；那  
位执剑南渡却再难北归的孤臣，他  
一生将收复中原的毕生夙愿，熔铸  
为词章里永不熄灭的热血精魂。

多少次，辛弃疾将剑拔出，却又  
黯然地插回剑鞘；多少次，他有心  
杀敌，却又不能披甲上阵。他那股二  
十二岁率五十骑夜闯敌营的少年英  
气，终究还是化作了白发征夫的  
悄然浩叹，但那閃烁着的潇湘剑上  
之霜，至今仍在诉说着跨越千年的  
南渡北望。于是，今人终于读懂了  
长沙城营盘路上那一尊金色身影的  
沉默，仿若一把火炬，静静燃烧，永  
不熄灭。



插画 何朝霞

这一刻，百姓需  
要英雄，历史需要英  
雄——为无声者发  
声，为冤屈者抗争，  
成为百姓在绝望中  
能抓住的最后一束  
光，更能在历史的黑  
暗中撕开的一道裂缝。“汉中  
开汉业，问此地，是耶非？想剑指三秦，君王  
得意，一战东归。追亡事，今不见，但山川  
满目泪沾衣。落日胡尘未断，西风塞马空  
肥。

一编书是帝王师，小试去征西。更草  
草离筵，匆匆去路，愁满旌旗。君思我，回首  
处，正江涵秋影雁初飞。安得车轮四角，不  
堪带减腰围。”

临安盛夏，暑气蒸腾。枢密院吏员  
们挥汗如雨，却见辛弃疾大步踏入，手  
中紧攥一卷沉甸甸的奏章，他面色凝重，目  
光如炬，径直朝着官门方向走去。为了这  
一刻，辛弃疾从湖北平调湖南下车伊始就  
开展调查——农田荒芜，百姓面黄肌瘦，  
只因“和采”政策被迫贱卖粮食，甚至卖儿  
鬻女；更因贪吏阳奉阴违，横征暴敛，贫  
苦农民久在死亡线上挣扎，民变已如星星  
之火，一触即发。这些所谓的“盗贼”，哪  
一个不是走投无路的百姓！

辛弃疾终于面见到了宋孝宗，大殿  
的梁柱高耸入云，彩绘的龙凤在昏暗的  
光线下若隐若现，空气中弥漫着檀香与  
墨香混合的气息。宋孝宗端坐于龙椅之  
上，头戴展脚幞头，黑鬓发，淡眉，微  
须，目光如炬，落在辛弃疾身上。阶下，  
辛弃疾踩着冰凉的石砖，每一步都像是  
踏在百姓的期盼之上。他双手捧着那份  
写满百姓疾苦的奏章，指节因用力而微  
微发白。

“民者，国之根本，而贪浊之吏迫使  
为盗。”辛弃疾的声音在空旷的大殿中  
响起，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却又  
异常坚定：“今年剿除，明年扫荡，譬之  
木焉，日刻月削，不损则折。臣不胜忧国  
之心，实有私忧过计者。欲望陛下，深  
思致盗之由，讲求弭盗之术，无恃其有  
平盗之兵也。臣孤危一身久矣，荷陛下  
保全，事有可为，杀身不

泰民安。此刻，他紧握着手中的剑，他  
要组建一支属于百姓的军队。

这一年，辛弃疾借“弹压盗贼”之名  
上书朝廷，请求仿广东推锋军、荆南神  
劲军之例，创立飞虎军。奏疏中，他痛陈  
军政积弊，字字切中时弊。朝廷虽允准，  
却令其“经费自筹”。

经费之困，如巨石压肩，原想让辛  
弃疾知难而退。却不承想他却以雷霆手  
腕辟出蹊径：令囚犯“以石赎罪”，开  
凿廉潭石料，囚徒挥锤凿石之声震彻山  
谷，石屑纷飞间，赎罪者竟成筑军之匠；  
紧接着又改“税酒”为“榷酒”，官府  
垄断酒利，民酿私酒者禁绝，顷刻间如  
泉涌般聚起财源。

然朝中流言四起，斥其“聚敛民财”，  
枢密院更降“御前金字牌”勒令停工，  
“走火入魔”的辛弃疾竟将金牌暗藏，凛  
然下令：“一月内营栅不成，军法论处！”  
秋雨滂沱，营建所需二十万瓦片因雨难  
烧，工部更是以“军需调配不足”为由  
扣下飞虎军营地的砖瓦，飞虎军的组建  
再次受阻，一筹莫展之际，辛弃疾剑眉一  
挑，命官民“每户献瓦二十片，筑营护  
乡保太平！”

长沙百姓闻讯而动，次日清晨，雨  
幕中蜿蜒的人潮从街巷涌出。白发老妪  
颤巍巍地抱着几片青瓦，孩童们举着木  
盆顶在头上遮雨，盆里码着从祖宅拆下  
的琉璃瓦。更有数不清的蓑衣斗笠的身  
影在雨帘中不停穿梭。湘江码头，船工  
们早已将运粮的木船临时改作瓦船，两  
日内原本空旷的江畔已堆起连绵的瓦山，  
湿漉漉的瓦片在雨光中泛着银灰，恍若  
一条钢铁长城的雏形。

夜幕降临时，辛弃疾披着湿透的斗  
篷巡视瓦场。雨水顺着他的剑穗滴落，在  
瓦片堆上溅起细小的水花。远处，万家  
灯火在雨幕中明明灭灭，恍惚与郴州官  
道上的鬼火重叠。辛弃疾抚摸着冰凉的  
瓦片，低声道：“有此民心，何愁军不成  
？”此刻，湘江的浪涛拍打着江岸，似  
是为这尚未成型的飞虎军，奏响了第一  
曲战歌。

军营落成之日，飞虎寨上，石墙森  
然，旌旗猎猎。辛弃疾将营建图册与账  
目详

辛弃疾到长沙之前，以  
潭州知州兼湖南安抚使王  
佐为统帅的朝廷军队，对陈  
峒起义镇压已持续了三个月之久，王佐  
军队对外族劲敌卑躬屈膝，对所谓的“大  
盗”却穷凶极恶，所过之处，村村寨寨皆  
成废墟。

如此这般，民间激起了对朝廷军队的  
滔天恨意。

辛弃疾担任王佐军队副将，负军饷供  
应之责。那天，马车正经过郴州官道，车  
轱突然碾到一具露出半个颅骨的尸骸，车  
帘掀开的瞬间，扑面而来的腐臭味直呛得  
他一阵咳嗽。抬眼望去，道旁的槐树全被  
砍断，树干上挑着义军的头颅，山风吹  
过，无数头颅轻轻晃动，撕碎的衣服布条  
于夜色中画出凄凉的弧线。随从老仆不  
忍直视，低声道：“据说朝廷军队每破一  
寨，必斩尽青壮，连幼童也……”

而此刻，统帅王佐正勒马立于山巅，  
俯瞰着被火舌吞噬的山寨，他麾下的敢死  
队正举着涂满松油的火把，将逃入箐谷  
的义军男女老幼逼入死角，惨叫声混着  
浓烟冲上云霄，断箭与尸首早已堆积如  
山，他的嘴角却勾起丝丝冷笑。

辛弃疾在马上上剧烈地颤抖，他摸出  
袖中《阮郎归·耒阳道中为张处父推官赋》  
的手稿，墨迹未干，“山前灯火欲黄昏，  
山头来去云。鹧鸪声里数家村，潇湘逢故  
人。挥羽扇，整纶巾，少年鞍马尘。如今憔悴  
赋招魂，儒冠多误身。”软弱无能的南宋  
不将屠刀挥向步步紧逼的外敌，却残忍地  
屠戮百姓！如此暴行，又与金人何异？

如今的主和派为了苟安，竟纵容此等  
酷吏，却对一心抗金的志士百般打压，朝  
廷若继续下去，迟早要重蹈靖康之耻！误  
国啊！误国啊！在郴州焦土的映衬下，只  
余英雄迟暮的悲凉。

而不远处，王佐的军营却在举行庆功  
宴，酒酣耳热间，有人提议为“平叛大功”  
刻石记功。

的确，王佐因平定陈峒起义有功，  
超除侍从，从此一帆风顺，官至知临安府，  
除户部尚书。却再无人在意山脚下那四百  
余座被焚的村寨，那曾腾起的最后几缕青  
烟，是屈死冤魂的悲鸣，久久不散。唯有  
郴州山间的老人们，至今仍在传说，每  
逢阴雨之夜，空阔寨的废墟里总会传来  
兵器相击的声响，那是不屈的魂灵，在  
向苍天控诉着王佐军队的暴行，控诉着  
南宋朝廷的昏庸无道。

事后，朝廷把过失轻轻松松地推给地  
方官吏，做一番奖罚黜陟后，便心满意足  
地再次沉醉于歌舞升平，醉生梦死。乡间，  
新立的赋税告示又再次贴满了村口的墙壁，  
望着告示上新增的税目，百姓们浑浊的泪  
水顺着皱纹滑落，他们只得颤巍巍地将告  
示撕下，塞进灶膛，火苗蹿起的瞬间，不  
仅映照着身后破败的茅屋，更映照着不  
远处空阔寨的废墟——那里荒草萋萋，  
埋葬着无数冤魂，却始终唤不醒醉生梦  
死的统治者。

历史的荒诞在此刻显露无遗：一边  
是人间炼狱般的废墟，一边是纸醉金迷的  
殿堂；一边是无数冤魂的无声控诉，一边  
是统治者的充耳不闻。

淳熙七年(1180年)，辛  
弃疾改帅湖南，知潭州并兼湖南  
安抚使。此时的湖南早已到了  
民不聊生的地步，为解决百姓的生计，他  
冒天下之大不韪，令湖南诸州以官府储  
备的粮食招募民工，浚筑陂塘；紧接着  
再直接奏言“溪流不通，舟运艰涩”，  
请于湖南进纳的桩积米中支付十万石，  
振聚邵州(邵阳)二万石，永州三万石，  
郴州五万石。更是一意孤行地弹奏桂阳  
知军赵善珪昏庸贪浊，罢其军职。《淳熙  
己亥论盗贼札子》所主张的“自今贪浊  
之吏，臣当不畏强御，次第按奏，以俟  
明宪”，辛弃疾正一点点的实现。

秋雨虽仍在绵绵地下，可湖南大地  
的寒意，似乎正被这位铁腕词人的一腔  
热血渐渐驱散，他以笔为剑，以粮为盾，  
在南宋积弊的泥潭中，在湖湘大地上生  
生踏出一条决绝却又坚定的为民之路。  
“柳暗清波路。送春归，猛风暴雨，一番  
新绿。千里潇湘葡萄涨，人解扁舟欲去。  
又樯燕、留人相语。艇子飞来生尘步，唾  
花寒、唱我新番句。波似箭，催鸣榔。黄  
陵祠下山无数。听湘潮、冷冷曲罢，为谁  
情苦。行到东吴春已暮，正江阔、潮平  
稳渡。望金雀、觚棱翔舞。前度刘郎今重  
到，问玄都、千树花存否。愁为倩、么弦  
诉。”

千言万语的悲愁，只能借纤细的琴  
弦低声倾诉，个人的失意、国家的危局、  
友人的前路，都揉进了这弦音里，成了  
“偏安时代”夹缝中一声沉重的叹息与不  
屈。

窗外惊雷炸响，辛弃疾再次从噩  
梦中惊醒，郴州官道上那触目惊心的一幕，  
百姓绝望的眼神，空阔寨的废墟不屈的  
魂灵，多少次梦中惊醒，何曾想到有朝一  
日，南宋官军竟也会对百姓挥起屠刀？  
他猛地起身，抽出墙上的佩剑，剑光划破  
黑暗，辛弃疾开始在暴雨中舞剑，雨水冲  
刷着他的脸庞，混着未干的冷汗与泪水。

当第一缕晨曦穿透云层的时刻，他的  
剑已稳稳指向北方——那里是沦陷的  
中原，是他半生未熄的北伐执念，更是他  
想要用生命守护的、不再被战火荼毒的  
国

多少次，辛弃疾将剑拔出，却又黯  
然地插回剑鞘；多少次，他有心杀敌，  
却又不能披甲上阵。他那股二十二岁率  
五十骑夜闯敌营的少年英气，终究还是  
化作了白发征夫的悄然浩叹，但那閃烁  
着的潇湘剑上之霜，至今仍在诉说着  
跨越千年的南渡北望……

## 潇湘剑上霜

湘  
华



辛弃疾在长沙营盘路上，  
内心有一股剑气呼啸。

曾经，这里不仅是岳飞  
驻军时的演武场，也是辛弃疾创建飞虎  
军的训练场。在飞虎军当年的校场旧址  
上，矗立着一尊青铜铸就的辛弃疾雕  
像，那身影左手紧扣缰绳，虎口处有  
经年累月摩挲兵器留下的厚茧，仿佛  
还残留沙场征战的余温；右手攥着半  
卷未展的兵书，墨迹晕染的字迹似在  
诉说《美芹十论》中未竟的谋略；他  
眉峰蹙蹙，鬓角飞扬，似在为收复中  
原冥思苦想；腰间斜挎着一把佩剑，  
尽显剑气与诗意的交织之美；征袍的  
褶皱恰似凝固的烽烟，层层叠叠……

南宋绍兴十年(1140年)，就在靖  
康的铁蹄踏碎北宋山河之际，山东济南  
世代仕宦的辛家，在混着中原沦陷的  
烽烟中迎来了一个新生命。襁褓中的辛  
弃疾在母亲战栗的臂弯里蜷缩成小小  
一团，由于父亲辛文郁早亡，哪怕他尚  
未睁眼认识世界，便已注定要扛起辛氏  
将门“将种”的沉重期许。

辛弃疾自幼被祖父辛  
赞养在身边，在朔风凛冽的深夜里，祖  
父常带着他在千佛山顶极目远眺。每  
当这时，祖父那枯瘦的手便指向南方，  
哽咽道：“看那黄河九曲，曾是赵家天  
子策马的疆场啊！”山风掠过少年泛红  
的眼眶，将“靖康耻，犹未雪”的誓愿，  
烙刻在他的灵魂深处，更让收复山河之  
志如石缝之中倔强生长的青松，深深  
扎根于汉人代代相传的血脉里。

随着年岁渐长，辛弃疾  
在经史典籍中纵览古今，于刀光剑影  
里锤炼筋骨；白日，他沉迷于《孙子  
兵法》，竹简小字仿佛化作千军万马；  
夜晚，他于庭院舞剑，剑穗划破寒星，  
惊扰归巢雀鸟。少年更是广交豪杰，  
与志同道合者围炉夜话，烛火

映红了一张张年轻的面庞，他们幻想着  
“气吞万里如虎”，在内心将那收复的  
计划细细勾勒。那一刻，月光温柔地  
抚过腰间剑刃，仿佛在静候出鞘之日，  
劈开笼罩在中原的漫漫长夜。

“剑舞长空破云去，一腔热血洒天  
涯。”似乎每一个少年心中都有一个仗  
走天涯的梦想，一袭红衣，一柄长剑，  
独步江湖，侠骨柔情，这是何等潇洒、  
快哉！剑已出鞘，梦想转为现实只是一  
步之遥。

“驰骋疆场经百战，剑锋所指敌万  
军。”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二十  
二岁的辛弃疾率领五十个骑兵仗剑闯  
入五万人的敌营，生擒叛徒，只为能南  
渡来到临安(杭州)城下，期望在南宋  
王朝施展抱负、收复失地，只是那汴京  
(开封)城里的牡丹早已在战火中化作  
齑粉，留下的是无尽的苍凉与悲叹。此  
时的君主和臣子，或如鸵鸟般将头埋入  
勾栏瓦肆的松软沙堆，享受短暂的欢愉，  
仿佛外界的纷扰与他们无关；或退缩到  
“格物致知”的理学研究中，埋头于故  
纸堆中，试图在经书中找到心灵的慰藉。

为了苟安一隅，他们不惜以金帛锦缎、土地人  
口去讨好敌人，妄想以此来换取短暂的  
安宁，朝堂上主和派的谄媚之语更是甚  
嚣尘上，此刻，辛弃疾腰间的剑，突然  
成了不合时宜的锋芒，纵然那剑刃上还  
凝着敌营的血渍，却再难指向北方的疆  
场，只能在江南的亭台楼阁间，映出满  
湖的魑魅魍魉。朝堂的枷锁终是锁住  
了他驰骋的疆场，千佛山顶的朔风，黄  
河九曲的浪涛，故土的深切眷恋与金戈  
铁马的梦想都在宫廷贵族歌舞升平与  
醉生梦死的现实里寸寸碎裂，只余一位  
在醉里挑灯看剑的落魄将军，与执剑  
南渡却再难北归的孤臣。

破晓了杜鹃啼血的夜。  
王正之望着辛弃疾在风雨中岿然不动  
的背影，不由想起军队里那些蒙着厚厚  
的铁锈被闲置的利器，不正如辛弃疾这  
个被束之高阁的将才吗？只见辛弃疾折  
下一枝残花，将花瓣在掌心碎成齑粉，  
吟道：“蛾眉曾有人妒。千金纵买相如  
赋，脉脉此情谁诉？君莫舞，君不见、玉  
环飞燕皆尘土！”

夜雨渐浓，打湿了廊下悬挂的风灯，  
两个身着官服的身影在摇曳的光影中  
时聚时散，恰似南宋王朝飘摇的国运。  
最终，王正之轻叹道：“此去潭州(长  
沙)，山高水长，望兄保重。”辛弃疾提  
笔终道：“休去倚危栏，斜阳正在、烟柳  
断肠处。”

这斜阳烟柳，断的何止是辛弃疾的  
愁肠，更是南宋王朝的国运。

这一夜，城中的落花纷纷扬扬扬入  
长江，恰似满江的离人泪。而小山亭的  
铜铃，在黎明前的最黑暗处，发出了最  
后一声断肠的清响，久久不散。

三月十一日，辛弃疾奉  
诏由湖北改湖南转运副使。出发那日清  
晨，他着素色锦袍立在阶前，回头望了  
一眼城头的朝阳，金辉酒在斑驳的城砖  
上，恍惚间，当年率军南渡时见过的淮  
水晨景浮现在眼前：鲜衣怒马，五十  
骑勇，如入无人之境……

辛弃疾握紧腰间的剑柄，翻身上马。  
青骢马仿佛感受到主人的决绝，昂首  
打了个响鼻。

“出发。”辛弃疾低声道，声音低沉  
而坚定，马蹄声与身后的车轮声交织着，  
缓缓汇入南下的官道。道旁新抽枝的  
柳条在风中摇曳，像无数双目送的手，  
似在诉说着不舍与期待。

这一切光景，就这样轻柔又沉重地  
揉进了南宋的春日里。

壹

贰

叁

肆

伍

陆

柒

捌

玖

拾

壹

贰

叁

肆

伍

陆

柒

捌

玖

拾

壹

贰

叁

肆

伍

陆

柒

捌

玖

拾

壹

贰

叁

肆

伍

陆

柒

捌

玖

拾

壹

贰

叁

肆

伍

陆

柒

捌

玖

拾

壹

贰

叁

肆

伍